



# 第三只眼

朱苏进等 著

87  
I247.5  
2202

3

# 第三只眼

朱苏进等著

第三只眼

朱苏进等 著

---

解放军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平安里三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一二〇一工厂印刷

---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875印张 209千字

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(北京)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3,000

统一书号: 10185·126 定价: 1.90元

---

## 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部队青年作家朱苏进、刘兆林、唐栋、简嘉、乔良等五人的合集。他们从不同角度、不同层次，塑造了一个个活生生的各种各样的人，并着重对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做了深入的挖掘和细致的刻画。这些作品，既是他们几年来在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学习的新成果，也是他们力图创新勇于探索向前跨出的重要一步。值得欣赏和阅读。

## 目 录

第三只眼 .....	朱苏进 ( 1 )
三角形太阳 .....	刘兆林 ( 96 )
愤怒的冰山 .....	唐 栋 (141)
排 长 .....	简 嘉 (201)
陶 .....	乔 良 (264)

# 第三只眼

## 朱苏进



**作者简介：**朱苏进，一九五三年生于南京。五岁随父到福建。读书至小学五年级，后因病辍学。六九年参军，在厦门某部炮兵任瞄准手、计算员、侦察班长、指挥排长等职。一九七三年开始业余创作。现在南京军区

创作室从事专业创作，并当选为中国作协理事。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《惩罚》、《在一个夏令营里》（获“全国少儿读物”一等奖）；中篇小说《射天狼》（获“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”奖）、《引而不发》、《凝眸》（获“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”奖）等。

“班长，讲个鬼的故事吧。”

“你不怕吗？”

“怕，可我又怕又想听。”

“好累啊……”

## 上 篇

南琥珀和司马戍合拖一具无齿木耙，并肩在海滩上跋涉。他们身后，木耙拖出一道宽约两米、不停地延伸着的平滑沙带。沙带紧贴着海，海水却够不着它，又一鼓一鼓地老想够着它。南琥珀和司马戍手坠在背后，象被紧缚着，这使他们浑身涨满力气。上身前倾，负重乌龟般地头颈长长探出去，似要从身上跳开，似要扑前去咬。

任何上岸或者下海的生物，都会在沙带上留下足迹。

沙带执拗地要把大海裹住。

### 1

南琥珀不用回头，凭手掌的感觉就拿得准身后沙带合格。深约寸许，不偏不斜。左边是太阳，右边是大海，潮水爬到距沙带几寸远的地方，伏身退去，抛下一大片泡沫噼噼噗噗熄灭。面前沙滩上的脚印，全是人们白天留下的。他从这些乌七八糟深深浅浅的脚印窝里，不费劲儿就能瞧出是男是女，瞧出孤独者的沉思、跛子的倾斜、老人的疲乏，还有好些肥臀坐出的坑儿、随意堆起的沙枕头、焦化的烟蒂。……老瞅着这些，真丑。瞅得久了，他就发木。倒是狗的足迹好看，一只只小酒盅似的，挺规矩。

木耙把所有的足迹统统耙平，随即流出一条轻软沙带。

南琥珀的解放鞋掖在腰里。每一步，他都把脚趾努力张开，深深踩入沙中。若有一着踩中蓄透海水的细沙，那舒服得要叫娘，脚象是化掉了，另有一样东西在下面偷偷动。他和司马戍配合得非常协调，以至他觉得似是自己一人在拉沙带。换个人来配合就是受罪了，步子短半寸，沙带就歪，落脚深浅不一呢？那沙带就成了鬼啃出来的。你没法让他明白他的步子有多蠢，那得花半辈子工夫。与其花那工夫，不如自己也迈他那种蠢步子，也能拉出条合格的沙带。配合嘛，你若老去纠正人家，才蠢呐；你若会适应他的蠢，倒得个小小乐子和两两谐调。和司马戍拉沙带，就是和自己另外一半嵌合，听他的呼吸就知道了。

“歇会儿吧。”南琥珀说。

两人同时在右脚站住。似乎感到热，彼此站开些，竟有些不自在起来。

南琥珀回望沙带，薄暮中，沙带恍惚在动。那是海水动的缘故，把沙带推来拽去。但愿明天早晨这条沙带上没有脚印。

“八班的防区比我们起码短二百米。”他说。并不指望司马戍回答。

最好别从我们这段下海。妈的，足足比他们长二百米，军犬还归他们用。而逃犯呢，倒可能从这块下海。明天一查到脚印，祸事就来了。放跑了一个，哼哼，上头要把我们敲打一年。不，不止一年。非得等到你立个功，人家才不提以前的事。

“今夜不知谁立功。”南琥珀一笑，仍然不指望司马戍回



答。

“就剩一支了，你要不要？”司马戍掏出个扁扁的烟盒，口朝上，递到一半不再递了。

“要！”

南琥珀不想抽烟，但是司马戍那讨厌的姿势惹得他非要不可。他说：“要，早想支烟抽啦。别掐断，轮着抽吧，少出个烟头，每人可以多抽两口。”

司马戍手一扭，把烟卷掐断，递给南琥珀半截。

南琥珀想：他才不愿两张臭嘴在一支烟上抽来抽去呐……

“你裤袋里放什么东西？老碰我大腿。”司马戍望着大海说。烟卷沾在他嘴上，怎么说话也不掉。烟缕从他鼻孔钻进去。

你那宝贝大腿碰不得？南琥珀想，老碰我大腿。哼哼，大腿！

“噗”，南琥珀把熄灭的烟头吐掉。从裤袋里掏出只鹅蛋大的铜龟，托在掌中：“喔——”

司马戍两眼顿时凝定，盯住它，舌头在半张的嘴中冒热气，夕阳停留在脸上，海水似的放光。忽然，他两眼变得极其温柔了。喃喃地发出些惊叹，脸上现出少有的痴色，微微摇头。

南琥珀把铜龟举到与夕阳同高：“我探家时带回来的。……二姐出事后，家里想把它当废铜卖掉。那能卖几个钱？我偏偏喜欢这丑东西。我拿来了。”

南琥珀手掌一翻，让它跌落到沙滩上。几乎同时，司马戍也跌坐到沙滩上，倾身看它，“活物啊，小乖乖……”

“你别想得太多。”

“班长，我拿我最好的东西和你换。”

“说了，别想得太多。”

司马戍捧起小铜龟，呆片刻，仰面道：“我拿我换它！怎样？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懂。”

“就算我懂，你也得再说一遍哇。”

“在我服役期间，整个人都交给你了，死心蹋地！你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。绝不……”他轻轻道，“和你为难。说实话，我这个兵还是不错的。”

“假如我不把它送你，你就不听我的吗？”

“当然也得听，你是班长嘛。”

“是不是？你没拿任何东西和我换。”

司马戍面容冷硬：“两种听法不一样。”

南琥珀抓住木耙把手。司马戍急忙捧着小铜龟站起来，兴奋地望他。

南琥珀侧身道：“放我裤袋里。”

铜龟又落入他左边裤袋。两人又拉起沙带。小铜龟钟坠般地在两人中间晃来晃去，每一步都碰到司马戍那条碰不得的大腿，他呼吸低且粗，弯着铁似的头，半闭眼。

小铜龟活物般地在袋中乱扑乱跳。两人都死撑着不语。

“你拿去吧。”南琥珀说。

他们没有停步。南琥珀感到一只手伸入他裤袋。倏地，重物感没了，小铜龟被司马戍取走，放入他自己的另一边裤袋，那里离南琥珀远些。南琥珀的心裂开似地呻吟一声。

又走了许久。司马戍道：“班长，老书上有句话，‘大赠无谢’，知道吗？”

南琥珀几乎是愤怒地问：“你干嘛那么喜欢它？”

“说不清楚啊……”

脚下沙滩渐渐变硬，泥土从沙中凸现。他们走到防区尽头，把木耙从沙里提起来。一尊半人高的水泥碑竖在他们面前。正反两面都锲有中、英、日三国文字：军事禁区，非经允许不得入内。中文字大，红漆，占据水泥碑上面一半；英文、日文字小些，白漆，占据水泥碑下面一半。南琥珀瞧出它有些倾斜了，顶部破去一角，被人零打碎敲的。他心里怪凄冷，它有何罪呢？没它时，这里只是块普通海滩，人迹不比别处多。自从把它一立，沙滩上的脚窝儿反而多起来了。它阻挡人也诱人哩。让人一见心头便“突突”的，拼着命也要进来一游。随后才知道这里头和外头一样寡淡。结果水泥碑要被人敲两下：进来时一下——因为它挡道；出去时一下——因为失望了。

## 2

南琥珀刚刚分到这里，那位老兵就将二指并在一块指向大海，低低地说：“喏，就在那！”

南琥珀觉得更可怖的是压在耳畔的沉重声音。他久久望着凸起的大海，那冷冰冰燃烧的蓝色。海流趴在它下面。涨潮时，它悄悄活转来，越挣动越长大，汲聚整个大海的力量，朝这边冲撞，把沿途抓住的一切都扔到岸上来。退潮时，它又以同样的力量和速度扑向敌岛。要是你落入其中，你就甭想再回来。海流会把你咽进去，到那边

敌岛才“噗”地吐出来。那时，你就不是现在的你了。即使你许多年以后侥幸生还，别人也不会把你当成从前的你了。

于是这片孤状海域被划为军事禁区，你若陷入海流远去了，只得对你射去一发子弹。这也是拯救你。

这个秘密藏在大海肚子里，附近的人们都知道，却又搁在自己肚子里，宁可烂掉，也不轻易吐给外人。其实，谁也不清楚海流究竟在哪里，它一日三变，鱼儿似地游来游去。然而老兵们都执拗地对海湾拐角伸去两颗指头：就在那！——十几年的传统了。

南琥珀极想用手去碰碰那亮光光的海水。在别处，太容易了，只没那兴头。在这儿绝对不行，人却时时涌动老大兴头。大海那么温驯，潮头随着他的心思走，白亮亮的舌片伸到他脚跟前，似抚似舔的，而他只能退后几步。

夜里干“潜伏”，南琥珀全身比礁石还硬，眼睛几乎没用，全凭感觉。你有感觉浑身都是眼，你没感觉浑身肉乱跳；不要担心后面，即使身后站着一头恶鬼，你也得坚定地对自己说：“没有！”这样你才能牢牢守住身前面。否则，前后左右都是鬼，你哪一面也守不住；如果还不行，你便将冲锋枪从胳肢窝里伸向后面，大拇指倒压住扳机，注意力全用到前方，别怕羞，黑夜遮盖着你。这样，也能获得镇定；还有，帽檐要压低些，肯定能多点安全感，还会觉得自个两眼很有力气；千万别踩上枯枝败叶，它们会“咔”地一响，把你心脏刺穿。万一踩上了，那你就踩住别动，一动它们又会“咔”地一响；冲锋枪是个安慰，你得牢记住它只是个安慰，千万不要勾火！因为你认准的趴在那儿的敌特，十回有十回不是。你只需把眼睛转开，过一会

儿再转回来看，就会庆幸自己刚才没犯傻。万一你走火，你在前沿就会被臭翻，悔得你直想让那颗子弹打在自己手板上；你千万别信老兵们瞎咋咋的惊险故事，他们是在把老辈人割碎了一块块零卖，他们自己可啥也没有；你一定得学会使自己放松，身上每处都软软的，随便挨住一株马尾松，脑中回想白天这里的地形地貌，于是这个黑夜才会归你所有；最后，你得体会敌特的心情——这太重要了，如果你想赢，你就得和他们交心，就得有那么一会儿工夫恶狠狠地把自己想象成敌特，便会大悟：妈的，真正害怕的是他，这儿每棵树每块石头都够他怕的。你好惬意呐，竟有些盼望敌特爬上岸来。哼哼，动的怕不动的，在乎的怕不在乎的，大眼圆瞪的怕半眼微笑的……

还有一绝：

当夜越缩越紧的时候，海风忽然变味，硬得象只榔头敲你嘴脸。海面上涌来猛烈声浪，如同大海站了起来，轰轰隆隆摇摇晃晃地翻跟头，那声音把四面八方塞得水泄不通，天地间容不下这头巨魔——国民党的心战武器：大喇叭，六行四排二十四个，每个都和波音飞机的喷气口那么大，功率或许更大。它用惊天动地的声音和你悄悄谈心，震得人简直站不稳，活脱脱是天塌了，掉下张大嘴。它从你双耳钻进去，再胀破你身躯钻出来。它把黑夜夺走，再掷来砸倒你。你若有种，就和它对骂，站不稳也要骂！它一句，你一句，发狂地同它对撞。否则，你会在令人窒息的声浪中缩成指甲盖那么点，甲虫似的在海滩上乱钻。……夜复一夜，年复一年，你渐渐宽容它了。倏忽发觉：那声音并不怎么震耳嘛。夜里，在那边，你还有个伴儿，和你一样辛苦。唉。

最初，是日子啮噬南琥珀。后来，便是南琥珀有滋有味地咀嚼一个个日子了。这儿一切都非同寻常。活着，力气把浑身骨节胀得“咔叭”响。携枪在沙滩上走走，俨然是自己垄断这片海域。再后来，日子被嚼得太透，复又寡淡起来。蓦地悟到：不是自己垄断这片海域，竟是将自己配属给这块海滩哩。象那块礁石，象那株歪脖树，象树腰间那块疤节，象极目无数什么都不象的东西。他情愿把白天留给战友，夜里去海滩上岗。在黑暗中，他觉得轻灵、干净、快意。他违反执勤规定，把解放鞋脱下来，掖进腰里，赤脚深深地踩进沙中，享受沙的流动。他把海风吞进腹，再呼出去，犹如一遍遍涮洗自己。

……黑影刚刚从桉树林带里出来，南琥珀就捕捉到了，尽管他极象一株树影。刚才那里可没有东西，现在突然多了它，肯定是人。黑影不动，南琥珀知道他在观察，所以也不动，甚至不把脸转向他。稍过一会儿，他感到那黑影朝海边移动了，顿时兴奋得发抖。他从雨衣下面慢慢抬起冲锋枪，无声地拨开保险，屏住气息，待黑影移到海水旁边那个废弃的地堡处时，猛然喝问：“口令？”

声音响得要命，连他自己也吃了一惊。随即胆更壮，今夜要开荤吗。他隐隐期望那人不回答，自己才好开枪啊！一团火塞在喉管里。他想再喝问一声，却发不出声音。他拼命抑制射击的欲望。

那黑影碎在沙滩上，瞬间又跳起来扑向大海。“噗噗噗”，脚踩得很响很急。接着传来践踏海水的声音。南琥珀

端枪狂喊：“傻瓜，回来，我开枪啦……”

这不是胸环靶、海飘物什么的，是人的血肉之躯啊。南琥珀迟疑了片刻，突然感到又愤怒又快活：干吧！他概略瞄准，稳稳扣动扳机，将二十五发子弹全部射出。枪托猛烈撞击他的肩胛，他的心脏跳得比枪托更凶，火舌刺花双眼，大团热气散去，面前更黑更静。他确信命中了。按亮防水手电筒，提起冲锋枪，强撑着两条软面似的腿挨到海边。他看见一个男子躺在浅浅的海水中，面部露在水面上，身着短裤背心。旁边摊着一个尼龙网兜，里面有两瓶白酒，一只充了气的橡皮球胆。男子胸、腹、颈有四五处贯穿弹孔，有的在喷血，有的只是渐渐渗红。男人还没死，他两肘在腰后一撑一撑，眼睛和嘴吃惊地张开好大，拼命地喘，喉间“咕噜咕噜”。

南琥珀朝他弯下腰，又不敢碰他。

黑暗的海里忽然传来一阵嘶喊。南琥珀大惊：喔！还有一个呀……他朝喊声举枪，扳机却扣不动，子弹打光了。他慌忙换弹夹，意识到另外一人已经下海逃生了，休想再抓住他。在黑暗里，什么都看不见，子弹也极难击中水里的游动目标。

不料竟传来踏水声，越来越急，越来越近。南琥珀忘了隐蔽，径直用手电照去，顿时心颤不止。

一个女人，上半身几乎裸着，缠两条充了气的自行车胎，散乱的头发蒙在脸上，歪歪倒倒地奔来，近了，一扑，抱住海水中男子的脖颈，脸贴在他额上，一下下地碰，伤兽般地凄号不止。

男人凸起的眼球直对着南琥珀的手电筒，不眨。断续道：“饶了她吧……她没有罪……咱是没法子，才上这……”

求你们饶她吧。”每一挣动，身上的弹孔就突突冒血。话未了，气已绝。他脸朝旁歪去，两只眼球在海水中凸露着。不闭。

女人伏在他身上疯狂地哭唤。南琥珀听不清她的话，隐约感到：她要求他开枪打死她。

战友们从各处杂沓地奔来。枪托“砰砰”相碰，互相厉声催唤。到跟前，猛地站住，个个都呆了。

连长举腕看表。然后对两旁人大声说：“退弹！”

战士们默默卸下弹夹，彼此离远些，朝天举枪，依次响起空膛击发声，最后关上保险。

连长对南琥珀道：“你？”

“光了。”

南琥珀忽然想起刚才又安上了一个实弹夹，便发狠地把枪扔到一边。枪管插入沙中，似要立住，过片刻又倒下。一个战士替他把枪拾起来，卸下弹夹。

卫生员呱呱嗒嗒提着药箱跑来，蹲下就用牙撕急救包。

连长道：“快点！”

连长朝暗影中伸出手，接过一只军用水壶，旋开盖递给南琥珀：“喝三口。”

南琥珀举到唇边，嗅到猛烈酒气，直觉恶心。知道是给自己压惊：“不喝。”

“喝！”连长凶一下，又放松语气，“天冷啦。”

南琥珀吞进一口，觉得一块火炭掉进肚里，随即在体内乱窜。

“还有两口。”

南琥珀又呷了两下，渐觉身子松活。



“还有她！”

南琥珀把水壶伸到半晕的女人脸边：“喂！”她惊悸地躲。

“硬灌！人都冻紫啦……”连长命令。

南琥珀把酒不分嘴脸地朝女人面部倒去。女人初时又叫又躲，后来口中进了些酒，竟张开嘴凑过来，双手拢住水壶，贪婪地狂吞，那姿态惊得战士们后退。

连长说：“拉她起来。”

那女人喝完酒，又抱住男人尸体，碰头碰脸，似醉似疯地哭唤着。

南琥珀把手伸到女人腋下，用力一拽，好重！那女人和男人尸体同时动了下，仿佛长在一块。再一拽，又动了下，还是拽不开。南琥珀刷地抽回手，这是女人啊，而他的手却伸到乳胸上去了，软软的，裹着自行车胎……他不干了，让别人下手吧。

连长弯下腰，双手扳住女人肩，用力一掀，将女人和那尸首分开了。女人翻个身，忽然痛极地惨叫，头乱撞，身子一忽儿挣成只弓，一忽儿缩成只球，在海水里翻来翻去，两腿扭曲。接着，血水从腿间涌出来。她小产了。不再惨叫、挣扎，只不停地呻吟、痉挛。

“你别，你别……”连长慌乱地朝她跺脚摆手。傻了片刻，看看两旁，“让开。回去睡觉。”他脱下军棉袄，将女人拦腰裹住，湿漉漉的眼睛瞪住南琥珀，“抬呀！”

南琥珀和连长抬起女人，朝营部狂跑。他两脚老往沙里陷，臂间沉甸甸的，一股股腥热的液体顺着他手腕流下去，他竭力昂起头，不敢吸气。

“你干什么吃的？要快！”连长回头吼道。“步伐统一，